

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
继《掌舵者》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

首席医官⁴

谢荣鹏 ◎ 著

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治病。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行医仁为首，救死扶伤；为官德在先，公而忘私。



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
继《掌舵者》后又一部

首席医官⁴

谢荣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医官 .4 / 谢荣鹏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
2012.9

ISBN 978-7-5108-1696-3

I . ①首… II . ①谢…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987 号

首席医官 4

作 者 谢荣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7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96-3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不变应万变，茶叶治病曾毅再次打败白神医 / 1

“这个毛病，立秋之后才有的吧？”曾毅笑了笑，“你要是想治，就买些春茶喝吧。”张总听后直感诧异，神了，竟然连这都断出来了！白木通见状心想，今天的脸丢大了，想“捧杀”明空，结果反被明空讨了个便宜，佛理都比你的医理能治病；想让曾毅出丑，结果让曾毅将了一军，我这个只会用茶叶治病的大夫，也比你会治病。

第二章

流水对落花，有情无情曾毅英雄救美心中无杂念 / 24

可能是想得有些出神，龙美心竟然一脚踏空。眼看就要跌倒在地，腰间却传来一股大力，将她牢牢护住。看着脑袋离石阶就剩几寸远，龙美心心里一阵后怕，这要是真跌下去，自己怕是就要交代在这里了。看着曾毅一脸关切，龙美心心里生出一丝甜意，这小子平时总跟自己作对，跟仇人似的，没想到还是挺在乎自己的嘛！

第三章

一怒为红颜，常少雇佣凶寻衅想不到损兵又折将 / 44

司机心眼活，看对方人多，就赶紧拨电话报警。他挂了电话要冲上去保护曾主任，谁知一撩胳膊，却傻眼了，就打电话的工夫，那些嚷着要揍曾主任的人，已全部躺倒在地，抱胳膊的抱胳膊，抱腿的抱腿，一个个哭爹喊娘的。司机张大了嘴巴，不会吧，刚才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啊？

第四章

苦果自己吞，常俊龙搬起石头反倒砸了自己的脚 / 64

得知曾毅被警察带到振华路派出所，翟老大怒：“谁干的？”张杰雄就道：“是常家的小子，常俊龙！”翟老感到极意外。常家的小子要整曾毅，现在却要曾毅去救老常，天意莫测，老常这次怕真是难逃一劫了！常俊龙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心中惶恐到了极点，他不敢想象老爷子不在了，自己会是什么景况。

第五章

敲山震恶虎，修理胡三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 81

东胡村八千多口人，七拐八绕，大概都能跟胡开文扯上点关系，同村同族的，自然是帮亲不帮理。两个民警到了胡黑毛的家里，说是要带胡三家回所里调查，结果胡三家一声招呼，几十号村民就把警察给围在了胡黑毛的家里。曾毅没料到胡三家会如此胆大妄为，决心通过收拾胡三家来敲山震虎，给辖区内那些胆大妄为的基层干部一个狠狠的教训。

第六章

无招胜有招，抓罪犯的手段居然治好了腰疼宿疾 / 104

曾毅对陈龙道：“你去教教他，平时抓到坏分子怎么站，就让他怎么站！”陈龙这个最拿手，上前就在卫子刚的腿上踢了一脚，喝道：“两腿分开，双手高于头顶，在墙上趴好！”卫子刚疼得叫了一声，道：“陈局，你说姿势就行了，可别把我真当坏分子啊！”

第七章

山沟出凤凰，“将军茶”名满天下居然一券难求 / 127

发行了茶券，卖出的将军茶就像有了身份凭证，因为上面不但有将军茶厂的印戳，而且还有政府事务机关印鉴。配上政府机关的大红印戳，茶叶的身价立马倍增，送人也有面子。搞到这种带有茶券的将军茶，便是对人脉关系和活动能力的一种证明。所以茶券一经推出就很受追捧。这将军茶券虽然不值一分钱，但却是一券难求。

第八章

四功望为首，中医妙处望闻问切望诊判断最重要 / 145

曾毅笑了笑：“有名的大夫平时业务都很忙，虽然也会尽心诊治，但必定是来去匆匆，很难发现病因的，要不是今天跟着蔡致中转了大半天，我也看不出他得了病。”韦向南若有所悟，记得曾毅讲过，给小孩子看病，犹如给哑人看病，缺的不是医术，而是一份耐心和细心。不过，怕是也只有曾毅才会去细心观察和推敲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

第九章

何事凰求凤，美女投怀送抱好运道挡也挡不住 / 171

只见一位明眸皓齿、肌肤胜雪的女孩快步来到曾毅面前，深深地一鞠躬。王彪的脸当时就沉了下去，鲁玉龙也是一脸的酸意，这小子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看来头，光是美女背后那随从的阵势，就能知道不是凡人；最可恨的，是那美女对曾毅的态度，又是鞠躬，又是温柔婉约，这简直是把曾毅当偶像来看啊。

第十章

艺高人胆大，陈国手神出鬼没一招置人于“死”地 / 192

“咦，酒店里怎么来了一只喜羊羊！”小孩一听就回身去看，他身子刚一动，陈说峰猛然一伸手，用胳膊肘环在小孩的脖子上，一使劲，就听“咔嚓”一声响。等陈说峰一松劲，小孩就软绵绵朝地上躺了下去。小孩的家长这才反应过来，治疗这是结束了吧？他们赶紧看小孩，却发现小孩死死躺在地上，拿手放在鼻子下，竟感觉不到呼吸。

第十一章

偷鸡蚀把米，俩神医里应外合联手治歹人 / 212

中年妇女惊喜道：“好了，好了，我的病好了。”周围的人称赞道：“真是神医啊，来的时候病得都快没命了，一转眼就好了。”“张总，让他们把诊费交齐了再走！”曾毅一甩袖子，转身进了电梯。几个大汉齐齐脸色煞白，收八千块，这比医院还黑啊！不过他们也不敢还口，人家这是把自己故意闹事的伎俩看穿了，摆明了要反宰一刀。

第十二章

挺身挨闷棍，生死关头曾毅好汉做事好汉当 / 238

钢棍来得太快，棍梢快扫到崔恩熙几分。曾毅当机立断，一咬牙，将崔恩熙往旁边猛地使劲推出，然后自己的身子往旁边一滑，一个侧身，用后背硬生生挨了这一记钢棍。曾毅想不出会是谁要置自己于死地，就是当初袁文杰吃了那么大的亏，也没敢对自己下这种死手啊！再说了，曾毅也并没有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仇。

第十三章

大交桃花运，二美争宠曾毅无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 260

崔恩熙笑盈盈把食物一样样拿了出来，然后扫了叶清菡一眼。她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逼曾毅作出抉择，以便跟叶清菡分出高下。叶清菡却想，我先来的，凭什么要吃你的！她微笑着回视崔恩熙。曾毅顿时头大无比，两个漂亮女孩做好饭来照料自己，这怎么都不能算是坏事吧，可有好也有坏，眼下自己就很头疼该怎么办了。

第十四章

中医德为先，惩治败类曾毅不惜得罪国内正骨高手 / 280

华彩唐一看自己儿子的表现，就知道这是让人家曾毅拿到了把柄。他气得都要吐血，疏不间亲，华彩唐在这个时候，自然是要维护自己儿子的。华信义也恨不得将曾毅撕碎，却又无可奈何，今天真要是把曾毅惹急了，就不是隐瞒病情、欺诈病人这么简单的事了，而是自己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在中医界混的问题了。

第十五章

正骨出奇招，救死扶伤奋不顾身永远摆在第一位 / 305

曾毅得罪了华老，只好自己抱伤为老五正骨。他笑着伸手给老五。马上就要握到了，曾毅突然脚下一崴就往地上倒。老五赶紧伸手去拽，曾毅一刹那抓住他的胳膊猛然起身，肩膀正好顶在老五腰上。“咔嚓”一声，老五脸上立刻露出松快表情。叶清菡和崔恩熙一看曾毅皱眉，就急急上前撩开他的衣服一看，两人的泪珠子就下来了。

第十六章

攻滞用大黄，剑走偏锋用药峻猛曾毅令四座皆惊 / 329

“大黄功效快，最善利下攻积滞，用西医的名词讲，就是泻药！”曾毅说完，顾益生

脸色都变了。年轻后生的胆子也忒大了些，乔老已一个月吃不下饭了，你竟然还敢用泻药！大黄是中药里出了名的四大金刚之一，药性极为峻猛，用得好，是一味良药，用不好，就是杀人利刃。所以医者尽量不会用大黄，真要出事，跟病人讲不清啊！

第十七章

病急下狠招，乔老从善如流赌命冒险试猛药 / 349

乔文德闭眼在床上想了很长一会儿，最后道：“剂量减半，先吃一剂。”秦一舟背上就出了一层冷汗，乔老这是在冒险啊，可见他被这个病折磨得有多么痛苦，躺在床上睡不着，看见吃的东西又想吐，这哪是人受的。即便剂量已经减半，但看到乔文德喝下一半的药汤时，顾益生还是忍不住上前夺下药碗，坚决不让乔文德再喝了。

第十八章

英雄识英雄，乔老书赠“第三扁鹊”给曾毅最高赞赏 / 370

只见白纸之上龙飞凤舞四个大字：第三扁鹊！曾毅道：“《史记正义》中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扁鹊’，由此可见，秦越人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扁鹊见魏文公时，自称不如两位兄长。不管从哪个方面解释，第三扁鹊都已是第一名医者的最高赞赏了。”看曾毅懂得其中含义，乔文德觉得这比写多少个好字都还要开心。

第十九章

三下五除二，曾毅巧用脱毛膏解铃还须系铃人 / 392

龙美心怀疑常少指使人暗害曾毅，就想办法让常少沾上曾毅给她的药。曾毅听常少叫皮肤刺痛，掀开他的裤管一看就明白是龙美心捣的鬼了。那药瓶装的是一种虫子的毛。人碰到它如不及时治疗，会肿疼一个多月。曾毅让人买来脱毛膏，涂满常少全身之后，他就停止了嘶吼。此前还束手无策的医生和病房里的人都惊讶脱毛膏居然也能治肿痛。

第一章 不变应万变，茶叶治病 曾毅再次打败白神医

“这个毛病，立秋之后才有的吧？”曾毅笑了笑，“你要是想治，就买些春茶喝吧。”张总听后直感诧异，神了，竟然连这都断出来了！白木通见状心想，今天的脸丢大了，想“捧杀”明空，结果反被明空讨了个便宜，佛理都比你的医理能治病；想让曾毅出丑，结果让曾毅将了一军，我这个只会用茶叶治病的大夫，也比你会治病。

京城，玉泉山。

翟老早上出去散步，遛鸟回来，张杰雄就立刻上前，先接过鸟笼子挂好，然后送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

翟老拿起杯子，往客厅的老竹椅里一坐，舒服地喝了两口，突然问道：“曾毅什么时候到京城？”

“中秋节，跟南江省委书记方南国同志一起过来拜访翟老您。”张杰雄道，“还有几天。”

“哦！”

翟老就往椅背里一靠，这个方南国，怕是担心进京见不到自己，才把曾毅这个小兔崽子给一起拖了过来。不过曾毅这兔崽子太没良心了，要不是如此，他肯定都舍不得来京城看自己一次！

张杰雄把今天的内参拿过来，放在翟老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又把一副老花镜放在了内参的上面，翟老伸手就能拿到。

翟老戴好老花镜，透过窗户看了看外面，不远处，是一栋同等样式的小楼，只是门前冷冷清清，翟老就皱了皱眉，道：“姓常的老混蛋，还没有死吧！”

张杰雄道：“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常洪贏也是军界一老，跟翟荣泰是战争年代的老搭档了。翟荣泰做团长的时候，常洪贏就是他的团政委，后来翟荣泰做到师长，常洪贏是师政委，翟荣泰做了军长，常洪贏是军政委。两人友谊很深厚，但没有持续下去，十年动乱期间，翟荣泰看不惯常洪贏的某些妥协政策，认为他不配做个军人。两人就此翻脸，还大动干戈，听说要不是身边有人拉住，翟荣泰差点拿枪崩了常洪贏。

后来翟荣泰一步步做上去，常洪贏没有他那么风光，但也是从不低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军内都知道这两人的恩怨。按说他们不可能做邻居，但这是翟老强烈要求的，他偏偏就要住在常洪贏的对面，每天都要用那毫不客气的眼睛瞪上对方几眼才肯罢休。

昨天凌晨，常洪贏突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至今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去！”翟荣泰大手一指书房，“把曾毅留的药，给姓常的送去！”

张杰雄急忙反对，道：“这不行，老首长，那药只有两颗。”

药是离开长宁山时曾毅送的，只有两颗。曾毅当时叮嘱过张杰雄，今后发急病危及到生命，就立刻服下药，可保两日无碍。张杰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要能拖住两日，就算曾毅远在天边，也能赶得过来，如果曾毅到了还是没办法，那就是真没办法了。所以说，这药是曾毅留给翟老保命的，绝对不能随便用掉。

“我还没老到不识数的地步！”翟老大为不悦，“要是让姓常的老混蛋就这么轻易死了，太便宜他了！去，我偏偏就不让他死！”

张杰雄能明白翟老的感受，虽然翟老整天都对常洪贏没什么好脸色，嘴上还骂着老混蛋，但其实心里已经原谅了常洪贏，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错，常洪贏置身其中，作出那种决定，也是想曲线救国，更好地保护住军队的元气。

“老首长……”张杰雄还是不肯动，那药就两颗，配方中的一些药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要不然曾毅也不会吝啬到只给两颗。张杰雄当时可是看得很清楚，曾毅装模作样倒了半天，其实那个药瓶早已经空了，这是最后的两颗。

再说了，常洪羸身份不比寻常，有总医院的专家负责抢救，还有专职的医疗小组会诊，就算送药过去，想让他服下，也是还要费一番周折呢。

“这是命令！”翟老提高了嗓门。

张杰雄没办法了：“是！”然后进书房拿上药，出门乘车往医院赶去。

飞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后，方南国和冯玉琴迈步走下舷梯，后面跟着的是曾毅和唐浩然，两人手里提着行李箱。

眼下正值中秋，飞往京城的航班都是满满当当，不过身为南江省的一把手，方南国自然是不用去跟平民大众一起挤航班的，军区有一趟飞机要到京城，方南国就搭了个“顺风机”。

舷梯下面，南江省驻京办主任刘发生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知道方南国的习惯，没敢多带人来搞迎接，只领了两名工作人员过来帮忙。

不远处的停机坪上，趴着两辆黑色的京牌奔驰车，车窗上贴着红色通行证。省级的驻京办可不是那些小地县的驻京办能比的，能不能把车子顺利停在机场内，就是驻京办在京城活动能力的最有力证明。

“方书记！冯厅长！”刘发生一脸灿烂，不等方南国两脚落地，就快步迎上去，“辛苦了，路上辛苦了。”

身后的两名工作人员，也是极有眼力，不等刘发生吩咐，就赶紧从曾毅和唐浩然的手里接过行李箱，抱起来就往奔驰车的后备箱放。

方南国的情绪很不错，跟刘发生握了一个手，道：“京城的风，还是这么大啊！”

刘发生赶紧道：“是，今天的风有点大，方书记，您看是不是先回驻京办？”

方南国这句话可不是对刘发生说的，而是向第一次跟自己进京的曾毅说的。提起京城的风，那可是大大有名，每年一入秋，从大漠吹来的风就开始刮起来，一直刮到第二年的春天结束，前些年不重视环境保护，京城人民可是没少因此遭罪，每年至少要被沙尘暴光顾个七八次。

“风大！老方，回去再说吧！”冯玉琴提醒了一句。

方南国呵呵笑了两声，迈步就朝车子走去，刘发生赶紧小跑在前，过去拉开车门。

“轰……”

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呼啸而至，等到了距离二十米的地方，才稳稳停住。

张杰雄推门而下，大步往前走了几步，脚跟一碰：“方书记，欢迎您到京城，我来接您！”跟平时一样，张杰雄的脸上毫无表情，冰冷至极。

“是张将军啊，有段时间没见到你了，怪想的！”方南国很热情地伸出手，他知道张杰雄不是来接自己的，这是找曾毅的，曾毅是翟家的恩人，也是张杰雄的恩人，现在头一次到京城来，张杰雄于情于理，都要过来接待一下。

“路上堵车，来晚了！”张杰雄解释了一句。

方南国呵呵一笑，不以为意，路再堵也堵不住军车，张杰雄是故意来晚一点点，身为部队有身份的人，自然不好跟地方上的诸侯多有瓜葛，他这是避嫌。接曾毅就无所谓了，他一个小小的副处级，扔在京城都不算个官。

驻京办主任刘发生心里暗暗吃惊，他常年在京，干的就是结交各路神仙的工作，自然认得这张军车牌号代表的意义。他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结交的人不少，但还没听说谁能结交到坐这种车的人。

难道……刘发生心思就活跃了起来，难道传言不假，方老板真的要再进一步了？

跟方南国打过招呼，张杰雄目光就看向曾毅，脸上的肌肉难得松弛了几分：“曾老弟，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曾毅哈哈一笑，上前跟张杰雄握手：“本想到了京城之后再联系你，免得搅扰到你，谁知什么事都瞒不住你。”

张杰雄见到曾毅，有些高兴，破例多寒暄了几句，然后扭头看向方南国：“方书记，下面如何安排？您去哪里，我给您带路！”

“张将军军务繁忙，怎能劳烦你呢！驻京办的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方南国推辞了，他这次进京，正是要拜访各路神仙，争取做最后一搏，可以说眼下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时候最应该低调行事，哪敢让他这种军牌的车给自己开道！传了出去，肯定会有不少怪话。

张杰雄也就是客气一下，见方南国推辞，也就不再坚持，转而说道：“曾毅跟我好久没见面了，我想给他请个假，还请方书记批准啊！”

方南国就把曾毅叫上前来：“曾毅，张将军盛情难却，你去吧！好久不见了，是应该叙一叙友情。”方南国心里很清楚，张杰雄没事找曾毅干什么，这是翟老有请啊。

曾毅就跟方南国夫妇告辞，冯玉琴嘱咐道：“回头有什么事情，电话

联系。”

说完，方南国夫妇就上了黑色奔驰车，唐浩然坐上副驾驶，刘发生领着工作人员上了另外一辆车在前开道，两辆车一前一后朝着机场通道驶去。

透过后视镜，刘发生看着曾毅，心道没想到啊，原以为军车是来接方老板的，没想到是来接曾毅的。他虽然不在南江，但对南江政坛也是了如指掌。我的乖乖！谁能想到，一个副处级的管委会副主任，竟然在京城有如此大的排场。

等那两辆车子消失了踪影，张杰雄在曾毅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咱们也走吧，这里风大！”

曾毅呵呵一笑，提着自己的行医箱，就拉开车门上了吉普车，随即车子呼啸而去。

此时远处正好降落一架南江来的客机，晏容跟着人群下舷梯，眼光随意一瞥，正好看到了远处的一幕，不由站在那里不动了。

她身后正是自己的父亲晏治道：“小容，看什么呢？”晏治道也看到了那辆绝尘而去的军车，心道不愧是京师重地，一下飞机就看到了这种牌号的军车。

“我好像看到了曾局长。”晏容说道。

晏治道又抬眼去看，那辆车早没了踪影，心道应该不会吧，曾毅不过是个副处级的干部，他在南江有方老板这尊大靠山罩着，但这里是京城，能让军牌车专门来接，怕是曾毅还不够资格，就算是方老板亲来，也不见得会有军车来接，他便道：“你看错了吧！”

晏容也不确定，刚才她只是看到个侧影，但实在是跟曾毅太像了：“可能是吧！”

“快走吧，驻京办的同志在外面等着了！”晏治道催促了一下。

常务副市长樊九江据说是得罪了什么人，被叫去谈了两次话，回来就主动病退了。晏治道捡了个便宜，接了常务副市长的班。他这次是来京城，一是借着中秋的机会，拜访一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老同学，二来是跑项目。

市级的驻京办就不比省级了，晏治道这个常务副市长，同女儿、秘书一道挤着机场巴士到了出站口，领了行李走出航站楼，才看到前来迎接的驻京办同志。

张杰雄的车子并没有进城，而是顺着机场高速往前走了不远，就上了绕场快速干道，然后一直向西，直奔西郊的玉泉山而去。

在京城，只要提起玉泉山，几乎是妇孺皆知，那里是休养的好地方，山上风景秀丽，在人车拥挤的京城，绝对是一处世外桃源。有不少老干部选择了在这里颐养天年。

“这次到京城，能呆多久？”张杰雄问，他之所以着急把曾毅接过来，是因为自从得知曾毅要来的消息后，翟老已经催问了好几遍。

“应该是过了中秋节就回南江，具体要看方书记的安排。”曾毅说。

张杰雄就道：“凭你的本事，留在京城不难！”

曾毅笑了笑，这个问题当初在长宁山就讲过了，自己实在不适合在京城这种权贵云集的地方呆，他道：“京城人太多了，挤得慌！”

张杰雄也就不再说这个事儿，道：“京城有不少好玩的名胜古迹，等安顿下来，我派人领你去转转。”

曾毅就点了点头，参观名胜古迹，倒是比较符合他的意愿。

说话间，车子就到了玉泉山山口。

车子开始减速，稳稳停在了岗哨前，并且放下了左右车窗。

张杰雄推门下车。岗哨前的上校看到张杰雄，马上过来敬礼：“报告首长，我正在执行公务，请谅解！”

张杰雄把手里的证件、资料递给上校。上校仔细把关于曾毅的这些东西看了几遍，勘验无误，又走到车前，仔细对比了曾毅的相貌，才举手敬礼，让岗哨放行。

驶入上山的公路后，沿途可以看到风格各自不同的宅院，张杰雄就顺便给曾毅作了一些介绍，说这都是哪个哪个首长住过的。

翟荣泰的住宅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小楼，门前是修平整的草坪，没有院墙门楼，跟前面遇到的那几处中式房子完全不同。

张杰雄下车就道：“快进去吧，老首长这会儿应该正在房间里看《三国》。”

两人往楼前走去，见门口站着一名军官，手里捧着一个盒子，笔直地站在那里。

张杰雄看到那军官，眉头微皱，这是常洪贏的警卫参谋，叫做廖新，前

几天曾毅的药送过去后，常洪贏的命就保住了。常洪贏回来之后，亲自过来道谢，却让翟老给挡在了家门之外，用翟老的原话讲：“我就是要让他无地自容，让他到死都还不上老子的这个情！”

廖新看到张杰雄，单手托着盒子，双腿一碰，抬手敬礼：“张将军！”

张杰雄还了一个军礼，道：“廖参谋，你这是怎么回事？”

廖新就道：“常老知道翟老爱枪，这支枪是当年常老和翟老一起上朝鲜战场时，从美国军官那里缴获来的，非常有意义。上午常老亲自送过来，但翟老不在家，常老就嘱咐我在这里等。”

上午常洪贏带着枪又来找翟荣泰道谢，再次被挡在了门外，常洪贏身体虚，不能久站，只好先回去了，留下廖新站在这里。

张杰雄心道当时从朝鲜战场同时缴获的另外一把枪早让翟老送给曾毅了。他道：“翟老今天要接见重要的客人，怕是都不会有空见你，廖参谋请回吧！”说完，张杰雄大手一摆，作出送客的架势。

“见不到翟老，我没法向常老交代！”廖新道。

张杰雄也不再多说，转身向曾毅一伸手，道：“咱们进去吧！”

看着张杰雄带着曾毅推门进去，廖新心里就在琢磨，自己在这里站了大半天，并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去，难道翟老要接待的贵客，就是刚才那位年轻人？廖新在玉泉山很久了，可从没见过曾毅，心道这是哪家的公子？

过了一会儿，屋里传来翟老爽朗的笑声，廖新就知道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想了想，他抱着箱子，返回了不远处的常宅。

“半年连个电话都没有，我看你小子多半是把我这个怪老头给忘了！”翟荣泰坐在客厅里自己最喜欢的竹椅上，显得很是开心。

曾毅笑着：“我是个大夫，要是我打电话，多半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希望永远都不跟翟老联系。”

“那今天怎么舍得过来看我了？”翟老呵呵一笑，拿起张杰雄刚泡好的茶。

“中秋佳节了，过来看望翟老，表表孝心！”曾毅笑着。

翟老大手一指曾毅的药箱子，道：“你拿这个东西来看我，这也叫表孝心？”

张杰雄一旁毫无表情，心里却是吃惊不已，自己跟着翟老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他主动开口跟人要过节的礼物呢！

“翟老可冤枉我了！”曾毅就打开行医箱，从里面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拿起来走到翟老面前，“我这可是用奖金和工资换来的，特意孝敬您的。”

翟老拿起盒子，盒子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做的，表面简单几刀刻画，就显得古朴大气，现在紫檀的价格可都是寸檀寸金了，光是这个盒子，就已经不便宜了，他笑道：“你这不会是买椟还珠吧？”

说着，翟老打开紫檀木的小盒子，里面是黄色的丝缎，上面躺着半枚玉制的虎符。虎符是古代朝廷调兵的凭信，往往是一分为二，半枚在皇帝手中，半枚在将领手中，用时两枚合一，勘验无误，才可以调动军队。

虎符一般都是用金、铜、木等材料来制作，像眼下这种玉制的，倒是不多见。曾毅送的这枚玉制虎符，玉质品相上佳，而且外面油亮，看来是常有人把玩盘养。虎符的截面上，雕刻有几十个阳文，这大概就是古代人的密码学了。

阳文是凸起的字，阴文是凹下的字，分别刻在一枚虎符的两个半面上，用的时候，需要阴阳文完全咬合，才可以证明另外半枚虎符的真假。

翟老看了看，心道曾毅也真是有心了，虎符赠将军，倒是贴切，他便笑道：“要是别人送我，我可能就不收了，不过你送的，我是一定要收的！谁叫你半年都不肯打个电话呢，这次不收，我怕以后都收不到啊！”

张杰雄就走上前，帮翟老把小盒子一收，拿起来放到书房去了。这种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贵重的物件了，但对于翟家来说，翟老收的，只是曾毅的一片心意罢了。

即便如此，张杰雄也是吃惊不已，想给翟老送东西的人多了去，可还是头一回见到翟老很高兴地收下礼物呢。远的不说，就说常洪贏吧，几次三番过来，翟老连门都没让他进。

翟老今天的兴致很好，陪着曾毅聊了有半个多小时。

平时翟老每天到这个点，都需要小睡一个小时，看看时间差不多，张杰雄上前提醒道：“老首长，前两天您肠胃不舒服，现在曾毅来了，刚好让他给看看。”

翟老就点了点头，把手伸出来，笑道：“也真是邪了，前几天我觉着哪里都不舒服，今天见到曾毅，反倒是浑身通泰了。”

张杰雄心道这多半是翟老的心理作用，前几天知道曾毅要来，就天天盼着，所以浑身不舒服，是想让曾毅赶紧过来给自己看看，现在曾毅来了，这

心愿达成，身上能不舒服么？除了翟浩辉，怕是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让翟老如此挂心想见了。

曾毅上前给翟老把了个脉，又问了问最近的饮食起居情况，最后道：“没事，翟老身体健康得很！”

翟老笑了笑，随后站起来：“还是老了，说一会儿话，就有些乏了！我去休息一会儿，让杰雄陪你说说话！”

张杰雄就赶紧吩咐人，照看着翟老进里间的卧室。

等翟老进去，曾毅就把翟老的身体状况以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向张杰雄交代了一遍。翟老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有几个小地方还是需要注意。其实这半年曾毅虽然不在京城，但对翟老的身体状况也是了如指掌的，只要翟老稍微有点不舒服，张杰雄就会打电话咨询曾毅，翟老也只信曾毅的判断。

张杰雄的记性很厉害，曾毅只说了一遍，他就全部记住了，然后又针对平时的几个问题跟曾毅做了一些交流。

交代完这些，曾毅就起身告辞。马上要中秋了，到翟老这里拜访探望的人是少不了的，除了翟家的子孙亲戚，还有军队以及地方上的人，曾毅留在这里，肯定就不怎么适合了。

张杰雄把曾毅送到玉泉山下，道：“老首长马上要睡醒了，我就送你到这里，一会儿让司机送你回去！”

曾毅就摆了摆手：“行，我知道了，过两天我再过来！”

张杰雄知道曾毅说的是方南国过来拜访翟老的事，便道：“我会尽力安排好的，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你。”

两人就此分手，曾毅先给唐浩然打了个电话，得知方南国并没有去驻京办，而是回了在京城的家中，就向张杰雄的司机说了个地址，司机一点头，猛踩下油门。

从机场去玉泉山，路上都是高速，曾毅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可从玉泉山去方南国的家里，曾毅是切身感受到了军车的威猛。这司机把曾毅从玉泉山送到方南国的家门口，竟然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可见速度有多快。

司机并不像张杰雄那么死板，停好车之后，他过去给曾毅拉开车门，然后拿出写有一个电话号码的纸条，道：“曾首长在京城要是用车的话，就打这个电话。他是我的一个老战友，在部队管的就是车，一个电话，二十分钟肯